

报告文学

## “植”此青绿

□单志强 郑文敏

## 引子

从一棵树到千亩林,三代人四十载绿色接力。福建省“造林大户”黄振芳一家,见证乡村绿色嬗变,争做森林“四库”的实践者、传播者。

林海苍翠连绵,高天白云舒卷。  
2023年春夏之交,宁德市周宁县七步镇后洋村黄振芳家庭林场,7000多亩山林郁郁葱葱,生机盎然。刚刚过去的“五一”小长假,一拨又一拨游客走进这个“天然氧吧”,尽情“深呼吸”。现年95岁的黄振芳老人漫步林间,不时抬头凝望满眼的绿,40年前植树造林的一幕幕在眼前“回放”,仿佛就在昨天。

“抬头见荒山,吃穿奔波忙;年关口袋紧,父母焦心肠。”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后洋村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这,也是后洋村当时的真实写照。

能有多荒?  
“满山遍野都是荒山荒田,草比人还高。”  
能有多穷?  
“200多人的村子,没娶到媳妇的光棍就有30多个,年龄最大的有35岁。”

黄振芳一家更是村里出了名的贫困户。作为村里的会计,黄振芳勤恳能干。但一家老小七口人,一年忙到头,连肚子都吃不饱。地瓜米对半掺,配酸芥菜是常态,还时常向左邻右舍借钱借米。“那时候家里穷得叮当响,常年不见油腥,衣服补丁又补。每年就盼着过年那一天,有白米饭吃,有肉配。”说起这些往事,黄振芳的大儿子黄传融红了眼眶。

1974年,黄振芳家中穷得实在揭不开锅了。为了能吃上饭,大女儿出嫁后,黄振芳无奈将9岁的二女儿送去邻村当童养媳,后又把7岁的小女儿送给邻居做女儿。两个女儿离开时,都抱着妈妈号啕大哭,纵有千般不舍、万分不愿,但却无济于事。“没办法呀,真的是没有办法,撑不下去了。”黄振芳哽咽难言。

“穷怕了!那样的苦日子真的过够了!”孩子送人后,黄振芳常常一个人跑到村后大山上偷偷抹眼泪。待平静下来,他就苦苦思索脱贫的法子。可举目四望,芒草灌木,青山留白。“到处是荒山,没有一片绿。”那时的后洋村,由于贫穷,村民纷纷提着斧头上山,砍柴烧火、卖钱,山头渐渐变成了“光光山”。

此后二十多年里,后洋村常年地质灾害频发。春夏时节,暴雨山洪倾泻,泥石流来袭,田地屡屡被毁,村民生活“雪上加霜”。干旱年份,山头存不住水,全村又陷入缺水的窘境。生态恶化与深度贫困,犹如孪生兄弟在后洋村深深“扎根”。弱鸟可望先飞,但如何飞?往哪儿飞?

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后洋这个小山村,黄振芳一家也迎来改变命运的机会。父子俩瞄准时机,率先承包10亩田地,种植杂交水稻。浸种、育秧、插秧……忙得不亦乐乎。春秋收获,沉甸甸的稻穗日渐饱满,挂满枝头。“亩产千斤,年产超万斤。”望着满仓的稻谷,一家人有种说不出的满足感。头炮打响!信心倍增!

黄振芳又抓住县里鼓励发展富民产业的政策机遇,将眼光转到开荒种茶上。一口气开垦7亩荒山,他成为全县首批“种茶人”。按照高标准经营三年,茶园首次迎来收获,茶叶每亩收入突破2000元。黄振芳一家不仅还清了外债,而且一举成为全村第一个“万元户”。“开心极了,万元户啊!这在此之前想都不敢想。”黄振芳面露喜色。

村民们纷纷效仿,一起开荒种茶。有了茶园,就有了收入,周边村庄来采茶的女孩子愿意留下来,村里的单身汉乐坏了……种茶虽给大伙儿带来了“甜头”,但他们心里仍不踏实。“洪水和干旱交替来袭,我们发展产业总是战战兢兢的。”黄振芳依然心有余悸。

1981年,以稳定山权林权、划定自留山和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为核心的林业“三定”政策出台。“山上没有树,沙土就保不住,照这样下去,我们村迟早是会被冲垮的。现在好了,国家有政策,鼓励大家多种树,树苗白给,每亩地还有补贴呢!大家种树吧,树活了,人才能活!”村委会向全体村民发出号召。

“树大了才能卖,至少得十多年吧,等太久了。”“要不你把我树苗给我,直接卖现钱,更好。”“种树啊,还不如打工赚钱快。”……对于新政策,村民们顾虑重重,踌躇不前。然而,一直在思索谋划如何“靠山吃山”的黄振芳,心里有了新打算——在绿水青山中找出路。

后洋村九山半水半分田,荒山地多,一直都没怎么被利用,关键是如何化“劣势”为优势,变“包袱”为财富。而且,村里自古就有“凡属众山均为公有,谁造林则造林收入归谁所有,砍伐后山权仍归公有”的规定。冷静思考之下,黄振芳认定“承包山地,开荒种树”是一条致富路。他掰着手指头算了一笔账:树木当时非常值钱,一立方米就可以卖1200元。假如一棵树能赚一块钱,种1000棵就能赚1000块。

说干就干!1983年春,黄振芳带着全家,毅然上山开荒、挖穴、种树,成了全县“上山种树第一人”。荒草多,水源少,没有路……困难面前,黄振芳一家没有退缩,他们扛着犁头、锄头、砍刀上山了,砍去茅草、棘刺、藤萝,栽种松树、杉树。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每天,他们一大早就出发。坡陡路远,一天下来,常常是上衣浸满汗水,

裤子沾满露水,浑身都是湿的。

造林刚刚开始,不幸迎头一击——黄振芳的妻子因病去世。“日子总算好些了,她还没来得及享受,说没就没了。”黄振芳老泪纵横。小树苗已经运回来,一家人在悲痛中擦干眼泪,扛起树苗再上山。一亩、两亩、十亩;一棵、百棵、千棵……几个月后,50亩小树苗在后洋“后门山”落户安家。“满山的小树苗在微风中轻轻摇摆,感觉生活有了希望,有了盼头。”黄振芳笃定地认为,变荒山为青山,定能闯出一片天。

造林初见成效,黄振芳成了县里的名人,受邀参加全县林业会议。“国家支持,政策也好,参会后我们深受鼓舞。”黄振芳语气中透着坚毅。可闹心的事说来就来,1984年秋,一场山火烧毁了后洋村周边800多亩山林。焦黑的山岭,裸露的红壤、枯死的残枝,满目疮痍的场景让黄振芳痛心不已,当即决定大面积植树造林。

“你都一把年纪了,干吗和自己过不去?”“种树要花大钱,你有多少钱,敢往荒山里扔?”……村民们纷纷表示不解。这活儿是难干,但总得有人干。抱着这样的想法,黄振芳征得家人同意,雇了20多个工人上山种树。



那年冬天,山里下了好几场大雪,大山被封冻在冰雪之中。春节前夕,黄振芳父子到20多里外的县林业局挑运树苗,手脚冻裂了,鲜血直流。为了能赶在立春前将树苗种下,他们草草贴上医用胶布就上山开荒。扒雪堆、敲冰块、挖林穴……黄振芳一家冒着严寒上山栽种树苗。“手冻僵了,握不住铁锹把,就放在嘴边使劲儿哈着气。”连续100多天不停歇,雇佣工人2340多人,他们种下20多万棵松木和杉木苗,植树造林近千亩,谱写了一曲激荡人心的劳动者之歌。

不过,这一“折腾”,黄振芳掏空了家底,再次欠上外债。“一开始啥都没有,拼命干了好多年,又什么都没有了。”黄振芳摇了摇头。尽管过程艰难,但是黄振芳越干越“上瘾”。那段时间,他经常梦到小树苗长成了参天大树,醒来后,种树的信心更足了。三分种,七分管。夏秋季节,黄振芳和黄传融早出晚归进山拔杂草。当年,树苗成活率高达百分之九十。

“造林短期内不见到效益,这样下去不是办法。”盘算着欠下的外债越来越多,黄振芳陷入了沉思。1985年,黄传融偶然从《福建日报》上看到南平有成功种植速生丰产商品用材林的报道,便与父亲商量引进“速生林”以弥补树林生长慢的缺点。想法有了,资金缺口问题接踵而至。怎么办?黄传融硬着头皮写了一份报告呈送给县长。没承想,县林业局和农委相关负责人立即带领银行行长前来考察。“贷款可以,谁来担保?”银行行长抛出难题。“我来担保!”县林业局相关负责人的回答斩钉截铁。于是,黄振芳家向银行贷款8万元,修建机耕路,购置拖拉机,投身到114亩速生林建设中。

为了方便管理,黄振芳在山上盖了一幢管理房,携全家搬到山上,与树为伴。1985年,一家人在管理房里度过第一个难忘的春节。

在山上,一年四季都闲不下来:春天,栽树施肥;夏天,管理树木;秋天,修整土地;冬天,巡查护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这样,黄振芳和家人们在山间坚守着、盼望着。“我们从养鸡场运来肥料滋养树苗,第一年就长一米高,省里专家来看,都竖起大拇指说‘超过历史最高水平’。”黄传融话语中不无自豪。

树苗长势喜人,黄振芳父子开始了新尝试,在速生林中套种马铃薯、玉米、魔芋、茶叶等作物,采取“以短养长”的方式增加前期收入。1986年,林场迎来第一个收获的季节:秋收结算,套种作

物收入高达2万多元。“没有苦,哪有甜;不种树,哪来富!”经过几年精心的养护管理,黄振芳不仅将所有贷款还清,还有盈余,小树苗长成大树,原来的荒山地一片葱郁。

短短三年,黄振芳一家铆劲植树造林1207亩,为闽东绿化植树带了好头,引起时任宁德地委书记习近平同志的关注。他先后3次深入黄振芳家庭林场调研,亲手种下3棵杉树。奇迹在这里诞生,“森林是水库、钱库、粮库”的“三库”绿色生态理念也在这里萌发和实践。1989年2月23日,黄振芳被请到宁德地区行署会议厅,给地直机关副科长以上干部作改革十年的形势报告。“没有党的富民政策,也没有我黄振芳的今天。我是外地迁到后洋村来的,这里的山是张家祖山,要不是改革,搞林业‘三定’,我怎么能在这山上种树呢?”黄振芳站上讲台,通过自己一人、一户的故事,讲述生活变化,分享脱贫致富经验。

“山鸡飞上凤凰巢”,经由《福建日报》报道,一时传为佳话。同年7月15日,宁德地区第一家有偿转让活立木市场现场会在周宁召开。黄振芳将预估12万元的114亩速生林分成10股,有偿转让给地区老区办、县老区办、七步乡人民政府、后洋村委会,地、县、乡、村、户五级合股联营,解决林业发展“远水解不了近渴”的问题。“和这些树相处久了,自然就有了感情,舍不得让其受到半

点伤害。”黄振芳连连感叹,通过有偿转让,不砍树也能致富,真的是太好了。  
开荒造林,绿满荒山,黄振芳被评为宁德地区唯一的“全省造林大户”,先后获得十多项国家、省、市、县荣誉称号,还当选省政协委员。黄传融也捧回“全国青少年绿化祖国突击手”等荣誉称号。黄振芳一家成了远近闻名的“造林大户”,前来请教的人络绎不绝。“不只周边镇村,周边县市也来邀请我们去传授送宝,那段时间虽然忙,但感觉特别充实。”黄传融说。  
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看到黄振芳家庭林场办得有声有色,曾经“冷眼旁观”的村民纷纷行动起来。一时间,村里村外掀起了造林热。从一家种到家家植,短短几年,后洋村林地面积扩增到7307亩。“什么时候闽东的山都绿了,什么时候闽东就富裕了。”黄振芳口中的朴素话语,道出了深刻道理。  
闽东的振兴在于“林”。在周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成为“黄振芳”。每到春季,当地干部、职工、师生和群众都如约而同走上山,挖坑、栽树、填土,一株株山樱花、紫薇树次第栽下,植树造林蔚然成风。  
40年来,周宁县绿色家底逐年厚实,林地面积新增52.5万亩,森林覆盖率达42.8%,增长到72.96%。如今,山已成林,树已成荫,幸福有了绿色“靠山”。“起初是为了改善生活,后来只是想让家乡的山更青、水更绿。”黄传融豪情满怀,“整个村庄都变绿了,空气越来越好,受益的不就是我们自己吗?”

过去身在宝山空手而归,现在身在宝山硕果累累。  
林木葱葱草香。时下,黄振芳家庭林场成片的芍药竞相绽放,展露身姿,在绿树的衬托下分外鲜艳。黄传融在林下忙碌,抢抓农时,对芍药、黄精等中草药进行绿色管护,脸上堆满了笑容。  
绿色接力,生生不息。虽然黄振芳老人依然精神矍铄,但是林场中的一应事务已全部交给黄传融打理。不过,黄振芳的叮嘱语重心长:“昔日的小树苗已长数十米高,太不容易了。这些树木,我舍不得砍,你也不能砍。”  
蹚出添绿增金路,不砍树照样能致富。黄传融深耕林下,种植100多亩中草药,养蜂200箱,“靠山吃山”吃出了“新滋味”。比如,今年仅蜂蜜这块,收入就有15万元。等中草药收成了,收入会更可观。从与父亲一起植绿到发展林下经济,黄传融见证了这片山头的美丽嬗变。依托良好生

态优势,黄传融尝试发展生态农业,流转89亩土地,种植葡萄、土豆、蜜薯等,带动50多名村民增收致富。  
绿水逶迤去,青山相向开。7000多亩山林是后洋村最宝贵的财富,如何林下掘金是村党支部书记张妙香一直思考的课题。以黄振芳家庭林场为榜样,后洋村探索“林养、林种、林游”融合新模式,和谐牧业、三杉花卉、林下中草药种植等绿色产业纷纷落地,活力涌动潜力足。  
如今,黄振芳家庭林场已发展为周宁县“三库”生态文明学习实践基地,并建起全国首个“森林党校”。2021年7月,全省首个“林业生态文明实践基地”也在此成立。背靠绿色银行,后洋村“出圈”又“出彩”。眼下,黄振芳家庭林场成为研学游的热门选择。

森林涵养生态,生态催生产业,产业造福乡亲。去年,后洋村村集体收入近70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2万元。“森林既是水库、钱库、粮库,也是碳库。”怀揣着“绿色银行”,后洋村的绿色发展故事越写越精彩。去年,周宁县量身打造专属碳汇金融产品“碳汇贷”。后洋村成为首个“买碳翁”,以林木资源折成碳汇价,成功贷款10万元“碳汇贷”。“村里用这笔贷款发展林下中草药种植和森林旅游,让山林成为真正的‘钱库’。”畅想看如何一步步变青山为金山,张妙香浑身都是劲。

假如,一定要测量文笔峰的高度  
那一簇三角梅的每一片三角形叶子  
都是标准的尺度  
它们分明是父老乡亲,用勤劳双手撑起  
幸福生活稳固的三脚架

沿途的崖刻,圣人眼眸的慈光  
犹如一盏盏温暖的小桔灯  
把生活的酸、甜、苦、辣,揉成  
一缕缕勇敢、拼搏、乐观、向上的光芒

我拥抱的,又何止是它经营的  
简单的、质朴的、善良的、包容的乐园  
文笔朝天,孕育了一方理想的花园  
看过文笔峰春天的繁华  
才明白它秋天的厚重

李硕卿国画  
墨线勾勒的乡爱爱国力造纸背  
温革《分门琐碎录》  
福祉绵延千秋万代  
张文裕μ介原子,再续里程碑的新章

大快乐与小快乐,文笔峰那支笔  
犹如一杆秤,一直在衡量  
故乡游子的每一个脚步,它也在衡量  
漫漫旅途  
有时甚至听不见自己脚步的回声  
但我深深地知道  
你、我、他,脚踏实地走好每一步  
文笔峰就垒高一层

当我驻足回眸  
万分确定  
我听见常春藤思念的茎伸长的声音  
越来越相信艾宾浩斯遗忘曲线  
唯有故乡的名字越来越清晰

四十多个春秋脚步的丈量  
却离不开故乡的圆点  
我早已像一棵树一样  
种在故乡的文笔峰  
看天空的每一片云彩、每一颗星  
倾听每一声鸟鸣  
深吻每一朵花香  
文笔峰越来越重,我越来越轻

山越来越重  
我越来越轻

□蔡华阳

这是我第几次登文笔峰呢  
已不记得了  
只记得它的每一个台阶  
我都用脚细细丈量过

童年时,它是我快乐的长方格子  
我变着法,在它身上蹦跳  
影子忽小忽大、忽矮忽高  
忽胖忽瘦、忽弯忽直  
就像一个快乐的标点  
在它身上自由游走、停顿  
有时,等着它和傍晚的夕阳  
一起把我的影子拉得老长老长

踏着石阶,尽管往前走  
任何思虑都是多余的  
这里的每一朵花、每一棵草、每一棵树  
都有足够宽广的胸怀  
无须记住它们的名字,唇齿都会留香

松针在文笔峰,是柔软的  
如果它一针见血,定是喊出了  
山峰的思想、山峰的本色,或是  
深藏在祖祖辈辈眼眶里的坚韧

假如,一定要测量文笔峰的高度  
那一簇三角梅的每一片三角形叶子  
都是标准的尺度  
它们分明是父老乡亲,用勤劳双手撑起  
幸福生活稳固的三脚架

沿途的崖刻,圣人眼眸的慈光  
犹如一盏盏温暖的小桔灯  
把生活的酸、甜、苦、辣,揉成  
一缕缕勇敢、拼搏、乐观、向上的光芒

我拥抱的,又何止是它经营的  
简单的、质朴的、善良的、包容的乐园  
文笔朝天,孕育了一方理想的花园  
看过文笔峰春天的繁华  
才明白它秋天的厚重

李硕卿国画  
墨线勾勒的乡爱爱国力造纸背  
温革《分门琐碎录》  
福祉绵延千秋万代  
张文裕μ介原子,再续里程碑的新章

大快乐与小快乐,文笔峰那支笔  
犹如一杆秤,一直在衡量  
故乡游子的每一个脚步,它也在衡量  
漫漫旅途  
有时甚至听不见自己脚步的回声  
但我深深地知道  
你、我、他,脚踏实地走好每一步  
文笔峰就垒高一层

当我驻足回眸  
万分确定  
我听见常春藤思念的茎伸长的声音  
越来越相信艾宾浩斯遗忘曲线  
唯有故乡的名字越来越清晰

四十多个春秋脚步的丈量  
却离不开故乡的圆点  
我早已像一棵树一样  
种在故乡的文笔峰  
看天空的每一片云彩、每一颗星  
倾听每一声鸟鸣  
深吻每一朵花香  
文笔峰越来越重,我越来越轻

